



列傳卷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
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
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
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上卷迹躡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
川亭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

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
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
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貴於巖穴玉帛之贄
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
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
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
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
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

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
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
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
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
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
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
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
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
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
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
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
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

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
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平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
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
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
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
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鴟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
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
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
度亦將闕我卑顛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

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蠃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

畢性命于海濱也。統惇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乃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雷發統諸從兄弟欲往

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青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蝶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踧踖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棹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

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謂
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
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
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
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
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
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
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
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

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
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
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
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
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
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
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
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
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

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百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患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

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
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
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
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
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
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
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興致

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
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
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子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
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
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
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
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
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

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

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者屬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遁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

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

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名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

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
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
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
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
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
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
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
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

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
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
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
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
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
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

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代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荅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

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
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
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
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
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
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
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
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竒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
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
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
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
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
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
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

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
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
哿矣富人哀此瑩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
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
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
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羸二文君解
布裳而被綿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實羸二雖少以致親密由
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
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閭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
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
如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
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
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未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道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

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中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檐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苔覆其

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人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麕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日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

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睜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温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畸之亞乎未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

年未嘗出入一日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絜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

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求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

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

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

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
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
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
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
密劉鯁字長魚城陽邠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鯁幼不
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勵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
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
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鯁郁並
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
辭以疾鯁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
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
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
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東
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
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
無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曄蕭
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
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

先管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年九十餘卒

翟湯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道辟不
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
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
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
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

為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
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
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
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
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
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
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
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
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筆門

歐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
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
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
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
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
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
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
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

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
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
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
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
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
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
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
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
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
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

不逆其意乃以十倍乃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

太

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

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求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歧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管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測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
地里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
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竒
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
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
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
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
公而冀蓋公柱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
焉孟軻大德無騁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
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
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
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
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
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
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
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
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

得踈賓異容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俛寢其中下無茵褥賴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䟽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
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或謂其年令臭敗然後食之
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其能測也慕容暉以
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
賓客造請鈔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末

公孫末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
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
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
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
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
符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
未至而末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末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
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
帶索端拱若尺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
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
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

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愛好
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
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
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
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
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
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
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
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
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

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
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位宗堅
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
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駟白之堅遣
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襄賜命服謚曰安
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
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
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者必在

符至子三和生則徵聘沒而後始終以禮可謂矣且
和詞垣和宛真至自是有道之言

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無
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織

宋織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
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
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顓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
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
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來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
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
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

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
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
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織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
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
友興逼喻甚切織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本何
敢稽倖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
友禮造之織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
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友外心慕太台生不喜存死
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
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

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

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禱不可

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爲狄
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袵創
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
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
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
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
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
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
及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符氏之本畧

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
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
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
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二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
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
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
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
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
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
疾而歸旦夕祈歿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

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宇尸下至也龍飛
至尺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
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
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
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
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
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
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
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
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
以壽終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
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
馬桓温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
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歿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歿不得歿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絕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

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逵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遜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

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玉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

足體備門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躡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達遠遯不反乃上

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
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
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
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罷之亦宜
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
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
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
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稚詹事王珣又上疏
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
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
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
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
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
就孝武帝下詔曰夫括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
流繫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
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
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
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

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嘗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殺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
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
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
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懸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
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
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
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

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
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
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
要之其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
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馬潛稱疾
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
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
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
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
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
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馬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
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

其譽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
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
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
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
月虛閑高即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
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
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
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

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蹶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
夙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
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
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
問尤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
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
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
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脩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
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未垂高濁

音義

淳音亭宵反烏了窞反烏華俊此緣敦音茹汨音骨鴟同與斥顰

上腭賓反反相音謙越上乎緘反字林曰蟻海而反子荅

下子六反反挑音盤蟬凍上都計反反忼愜音慷跋踏六反子

下資反拖徒可槽音鮐鮓二音鮪鋪音魚也說文鮪魚

昔反拖徒可槽音鮐鮓二音鮪鋪音魚也說文鮪魚

出樂浪番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益鷓五歷梢所交跳

一曰鮪出江有兩乳音居六反而晉涓音媿私列顏又於倫

徒聊喉轉反知恋嗽蘇豆咤反陟嫁謹况表葭音加桂音主獨

音蜀字林曰桂婦人認而晉涓音媿私列顏又於倫
反胥反古我荀菘音蒿賀反莫候菴反烏舍袴褶反神執蹠踞居
反瞪眸耕直陵直梁躋魚綺其墊反都念鮪而饋反求位鬻

昌雪反 麟力珍反 困去倫反 纁音勳 餽許既反 羯居謁反 保郎果反 鏡

女交反 煨古雅反 銖音殊 瞿音客 夷反 汁音疎 洩有反 絜陟立反 林音述

杭古行反 拳巨負反 芸音云 籽子叶韻音茲 籃盧甘反 輿友 颯蘇合反

夏虛政反 泌毗必反

列傳卷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
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
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
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
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
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
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

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
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
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
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旣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
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
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占候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
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
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

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
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
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
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
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
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
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
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
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

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
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
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
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
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
處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
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歿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歿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
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
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
十年必以兵歿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
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聾垂肩
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
餘卒

戴洋 風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歿五日而
蘇說歿時天使以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
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
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

晉書九十五
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
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
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歿時所見使處但不復
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
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歿者不鳳言
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
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
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
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
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

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
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
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
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
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
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
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眎問洋曰人言
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
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
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

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
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燄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
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
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
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
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
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
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
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
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

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
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
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
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
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
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
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
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

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
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
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
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
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
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
士卒皆歿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

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
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
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
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
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
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
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
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
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
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

俄而敦歿眾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
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
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
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
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
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在在當有下犯上
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
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
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
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

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
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
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
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
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
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
槃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
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
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眾不樂東下
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

日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温嶠卒郭默據益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大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

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殍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卻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

遂為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
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
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
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
向昴昴畢為邊兵王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
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
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災
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
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

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
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
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
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
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
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
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
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
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

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
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
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
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
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
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
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禱邏寶問當在何時荅
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
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
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

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卽遣兒婦還武昌尋
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
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
時十月水壬木相玉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
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下下魁
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
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
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
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
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

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
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
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
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
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
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
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
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筮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

善占上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
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或作野
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
睦病歿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
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
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
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
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
仍大發友乃更作布囊二枚脊張之施張如前囊復
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

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及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歿宣城太守

殷祐有病友筮之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卜筮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

書九十五
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
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
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
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
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
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
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
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
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槌
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

昨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
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
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
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
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
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
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二年當暴得財瑗承言
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
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
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
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
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
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筮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
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灰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
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
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
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

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
尅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
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
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
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
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筮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
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
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

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卻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
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
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
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
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
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
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
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
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
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
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旣必不停宜以禳之可
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
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
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或然作聲甚
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
上白鷺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忘後當大荒窮雖爾慎其賣宅也卻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

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及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柅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上焉

卜珞 卜

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珞曰子勿

晉書九十五
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上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歿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歿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靚

仙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歿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歿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

訣百餘歲卒

吳猛 仙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歿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尺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術法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

我者今真歿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此

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奏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

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
羸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
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
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
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
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
相半焉

佛圖澄 釋聽聲呪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
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

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
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
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
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
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威
幽靈所取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
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

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
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管澄謂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
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
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
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畧舍語
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
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
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
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
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
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
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
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

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兵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世衆見一

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歿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歿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歿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既而勒果歿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

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且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泣者李龍太子遂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
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
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
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
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
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
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
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
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

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
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
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
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墮羗圍中東南
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
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
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
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

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
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
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
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
救兵已至棄之而奔黃河中舊不生龍時有得者以
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
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
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
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灾乃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

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
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
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
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
落日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
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
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
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

晉書九十五 列傳卷六十五
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
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
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
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
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
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
北俄而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
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
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

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
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髻髯微
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坐
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
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
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
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
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此老百解作恆在德山方為隨杖出

麻襦神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其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

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荅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密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

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
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
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
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
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正說成敗事
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
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
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
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寇威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
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可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
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儁卽王位
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
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
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
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
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
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
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過
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

婚馬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禰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

兩杖著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
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
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
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
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
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
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
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
啖爲郤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
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

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
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閭祭酒統辭曰
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
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
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符
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
之遂大譙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

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

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疆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

禮嘉如符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甚既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甚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荅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歿所謂負債者也符登聞嘉歿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公甚歿甚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六人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麇

郭麇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麇筮之麇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卷九十五
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疑疑怒其非駿幽
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疑以告麴麴曰是也國家將
亡不可復振符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麴曰其
祥安在麴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
上一當反國一歿此城歲餘而鄯善又前部王朝于
符堅西歸鄯善王歿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
太守王楨叛麴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
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
成功麴不可從誤人大事麴曰若其不捷麴自伏鈇
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

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麴諫曰今
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
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麴麴密
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歿將雖得此城憂
不在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
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
光以麴爲散騎常侍太常麴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
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麴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麴以爲代呂
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

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曰統
病歿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歿三日而
光歿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
於禿髮儁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爲士
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
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
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
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

交媾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
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
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
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
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
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
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
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
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
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

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
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
諸國咸伏羅什神僊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
羅什踐而登焉符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
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
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
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
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
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
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

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
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
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
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
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
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
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
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

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篡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荅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篡敗於合黎俄又郭廢起兵篡棄大軍輕還復爲廢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灰篡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篡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

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篡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責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荅天戒篡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

什每爲慧獻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
重文制其官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
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
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
深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
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
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
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
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
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鉢盈鉢引諸僧謂
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
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成聞羅什
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
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
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
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
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歿於長安姚興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晉書九十五人列傳卷之十五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僣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僣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僣檀不能從僣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僣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僣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

晉書九十五列傳卷六十五
三十九
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
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
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
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
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
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
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日暎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
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
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

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
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
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
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列傳卷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識

反初諧

眈

反之忍

閨

開音

蠡

禮音

禺

隅音

胃

音謂

炬

巨音

下

盧箇

反

賽

反先代

魅

反美秘

鬣

反徒何

脹

反陸亮

欵

反許物

大

鸛

反其俱

啗

反五結

嗥

反五刀

拉

反盧合

槌

反上直

拍

反下普伯

咋

反况羽

反

浚

反私閨

羆

反彼為

駁

反北角

隗

反照音

著

反式脂

翊

反况羽

靚

疾

政

捍

反音翰

鳴

反鳥狎

蚊

反文音

痿痺

反上人垂

訶

反上呼

叱

反下齒

日

絮

反息據

鉢

反博末

枋

反府良

劬

反其居

肘

反陟柳

鷗

反鳥疾

馘

初

鑿

反音元

嚙

反蘇困

營

反古顏

蛭

反託卧

統

反都敢

泮

反普半

啖

徒

敢

濛

反蒙似

汜

反音二

島

反與嶋

滑

反雞音骨

糍

反初牙

紕

反匹夷

徒

含

睫

反紫葉

反

三才圖會
卷之五
器用
五



